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前漢書卷五十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七十四

史部

前漢書卷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

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

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

嘗給事潁陰侯為騎

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

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

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

焉夫布衣韋帶之士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宋祁曰韋帶南

本浙本作草帶

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

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

師古曰數屢也

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

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師古曰犯罪者則衣

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

使天下之人戴目

而視傾耳而聽

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

一夫大

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

師古曰諱字與呼同諱叫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

秦

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

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

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

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

數十仞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

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旁阿近也八尺曰仞

東西五里南北千

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

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衆

騎馳驚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反○宋祁曰注屈撓下當有也字

為宮室之麗

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

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

師古曰瀕

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

道廣五十步三丈

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

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斯反

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

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莽乎驪山吏徒數十

萬人

師古曰吏以督領徒以役作也○宋祁曰乎當作庠

曠日十年

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

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

下徹三泉

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

合采金石治銅

錮其內漆塗其外

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音固

被以珠玉飾以翡翠

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翠色赤而天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

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莽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

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莽焉

服虔曰謂塊璞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猶裸顆小冢也

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冢之說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

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

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師古曰篤厚也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

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臣聞忠臣之

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

也師古曰蒙冒犯也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師古曰磽塉瘠薄也

磽音口交反

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

李奇曰臯水邊淤地也師古曰

猥盛也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

亡而道不用

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

之奴比干諫而死

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

之人皆得盡其力

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

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

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

萬鈞之所壓

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師古曰特獨也

執重非

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

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

聞其過乎

○宋祁曰乎當作虜

震之以威壓之以重

師古曰震動也

則雖

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

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

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

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

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

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箴戒也音之林反

瞽誦詩諫

師古曰瞽無目之人

公卿比諫

李奇

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

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

道商旅議於市

師古曰旅衆也

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

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

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

餽執爵而醕

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醕者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亂

祝餉

在前祝鯁在後

師古曰餉古鯁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鯁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宋祁曰餉

當作
簡

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

使直諫

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

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

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

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

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

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

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

勝計也

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

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

師古曰
適快也

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

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

師古曰什一謂
十分之中公取

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
也一曰為簿籍而稅之

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

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
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

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師古曰勝堪
也罷讀曰疲

以下
亦同

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

能供也

師古曰弋
繳射也

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

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

日言人人為怨家家為讎

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

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

功自以為過堯舜統

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以一至萬之事

縣石鑄

鍾虞

服虔曰縣石以為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

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虞言其奢泰也虞猛獸之名謂鍾鼓之拊飾為此獸虞音鉅

節土

築阿房之宮

師古曰節以竹篴為之節音師篴音山爾反

自以為萬世有天

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

世廣德

師古曰衆古累字

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

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世周三十六世

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

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

師古曰復重也

音扶目反

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

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

師古曰度音大

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

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

天下四面而攻之宗

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

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

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

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

比其德則

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

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

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

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

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宋祁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言字余謂當存

二言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

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

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

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

有禮義

○宋祁曰禮義下語未屬疑文不足

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

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

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

視之亡數

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飾也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

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

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歛也塗謂塗殯

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

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

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

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

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

世而令聞不亡也

師古曰令善也聞謂聲之聞也

今陛下念思祖考術

追厥功

師古曰術亦作述

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

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

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

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

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

休德

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

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

師古曰毆與驅同

一日再三

出臣恐朝廷之解弛

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宋祁曰江浙本廷作臣

百

官之墮於事也諸侯間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

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

廐馬以賦縣傳

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

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

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

二算不事

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賜天下男子爵

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

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書其背父

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

師古

曰說讀曰悅

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

也

師古曰相助也

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

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

師古曰天下之人也

臣聞山東

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

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

擊兔伐狐

○宋祁曰兔疑作菟

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

有能終之者

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

造太學修先王之道

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

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

陛下所幸耳

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

古者大臣不媒

師古曰媒狎也音息列反

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

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

大臣不得與宴游

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

方正修絜之士不得

從獵射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

師古曰方道也一方謂庶隅也

則羣

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

師古曰稱副也

如此則陛

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

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

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

帝法非是又誦淮南王無大罪

○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

宜

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

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

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

章下詰責

師古曰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

對以為錢者

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

師古曰操

持也音千高反

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師古曰長謂畜

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

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

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

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
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
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
趙淮南之難然後廼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

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

懸衡天下

服虔曰關西為

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力疆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

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

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叩擊也何則列郡不

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

不見伏莽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

伏莽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方目反○劉奉世曰自胡

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匈奴吳交越不

欲斥言故謬其辭而云胡攻趙越攻吳四國有怨救兵

不專漢梁淮陽不能助已欲吳王曉其謬辭也然文意

僻澁故不可通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

連也音之欲反○宋祁連也音之欲反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

曰不止姚本作不至

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

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

間

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

六齊望於惠后

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

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城

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

居文帝間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三淮

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故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

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宋祁曰別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欲報怨

大王

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

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

非不敢相救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張晏曰青

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劉奉世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而後還舟侵吳也下文云水章邯是其為文如此青陽吳地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

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

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

患也

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

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

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也臣聞交龍襄首

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師古曰襄舉也○宋祁曰南本徐錯改交為蛟

聖

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惠名

師古曰底厲也音指

今臣盡

智畢議易精極慮

如淳曰改易精思以極盡謀慮也

則無國不可奸

師古

曰奸音干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

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

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美悅大

王之行義也
說讀曰悅
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驚鳥紮

百不如一鶚

孟康曰鶚大鵠也如淳曰驚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師古曰驚擊之鳥鷹鵠之屬也鶚

自大鳥而驚者耳非鵠也紮古累字鶚音愕

夫全趙之時

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武力

鼎士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師古曰衺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

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衺音州縣之縣

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

師古曰幽王謂趙幽

王友也湛讀曰沈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

能還厲王之西也

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然而計

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師古曰諸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

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

師古曰畫計也音獲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

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為之寒心散志

也求衣夜索衣著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

瓚說是也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

應劭曰天

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

也義讀曰甫儀父讀曰甫

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兒者文帝

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

東使就王封也而義父者似謂悼惠而不可考據褒其後故封其子皆為王封時有幼者故舉言嬰兒也下文

自言梁代淮陽文三子

是矣則知此或說非也

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

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也○宋祁

曰注文江浙本謂作諱於理最切言謂者漫而無統

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

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

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

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仆音赴

今天子新

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

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

如淳曰新

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

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

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

師古曰言吳當絕滅無遺

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兵不

留行

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廢於行

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失其地

如淳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應劭曰言不可

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

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劉放曰幾讀曰冀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

○宋祁曰內疑作納

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

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

有智畧忼慨不苟合

師古曰忼音口朗反

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師古曰介謂間廁也

勝等疾陽惡之孝王

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

孝王怒

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索

師古曰索音力

瑞反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

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

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

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昂義亦如之衛

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為秦伐

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並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

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千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地而信不

諭兩主豈不哀哉

○宋祁曰精字下疑有誠字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

願知

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

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

古師

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訊謂鞫問也音信

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

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應劭曰卞

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

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宋祁曰玉人南浙本並作玉尹

李斯竭忠胡亥極

刑

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正而二世殺之具五刑

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

張晏

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輿音弋於反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

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師古曰以謬聽為後後猶下也

毋使臣為

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

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槥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勝○宋祁曰勝字下當有也字

臣始不

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

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宋祁曰此注未安越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作初不相識

傾蓋

如故

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

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

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自剄以卻齊而存魏

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

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

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

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

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

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

之信士守志亡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

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

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

孟康曰駃騠駿馬也生七

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師古曰食讀曰飮駃音決騠音題

白圭顯於

中山

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

師古曰析分也

豈移於

浮辭哉

師古曰不以浮說而移心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

肖

○宋祁曰南本賢下有愚字衍字不可從

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臞腳於宋

卒相中山

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

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

侯

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笞數百拉脅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拉

摧也音盧合反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

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

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

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雍之河雍

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沱

河有雍雍音於龍反服云雍州之河非也

徐衍負石入海

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師古曰負石

者欲速沈也

不容於世

○宋祁曰容字下一添身字

義不苟取比周於朝

以移主上之心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

委之以政

應劭曰虞人也閭秦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也

甯戚飯牛車

下桓公任之以國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

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斲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

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師古曰斲字

與岸同斲脛也薄止也斲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宋

祁曰注文高字合作商韓昌黎詩云為我商聲謳乃用

此事也浙本亦作商

作高蓋監本誤刊耳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

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

孫之說逐孔子

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文穎

曰子冉子罕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

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讒

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

師古曰伯讀曰

霸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師古曰齊之二王諡也

此二國豈係

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

師古

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

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師古曰朱丹朱
堯子象舜弟管

蔡周之二叔也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

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

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宋
祁曰郭去而字一本為字下有

比字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應劭曰燕

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
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應劭曰紂劉妊者
觀其胎產師古曰

武王克商反其
故政乃封修之

故功業覆於天下

師古曰覆
猶被也

何則欲善

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

天下

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袿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却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

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為霸下皆類此○宋祁曰注文却當作卻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

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

立彊天下卒車裂之

師古曰卒終也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

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師古曰叔

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孤立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衆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衆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

其先與齊同族兄戴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

今人主誠能去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

師古曰見顯示之也素謂心所

向墮肝膽施德厚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

師古曰無所吝惜也

則桀之犬可使吠堯

○宋祁曰犬字當從浙本作狗則近古而語直

跖之客可使刺由

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以恩則用

也命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

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

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
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
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
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
曰沈○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族殺則
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荆軻景祐本
無荆字按浙本郭本去荆字云據
注無荆字南本徐錯亦減荆字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

之璧以闇投入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

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

蘇林曰柢音蒂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

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奇各讀如本字

而為

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

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師古

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卽卞和所獻之玉耳祇適也音

支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

也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

曰羸謂無威力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尹管仲懷龍

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

世之君師古曰謂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師古曰襲

重也言躡其故跡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

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

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

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古師

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宋祁曰浙本辭作亂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

蒙之言

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

以信荊軻而匕首

竊發

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便於用也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

王天下

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

烏集而王

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

何則以其能越變

拘之語馳域外之議

師古曰轡音力全反

獨觀乎昭曠之道也

師古

曰昭明也曠廣也

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廕之制

孟康曰言為左右便

僻侍帷廕臣妾所見牽制矣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

不可羈係也皁梏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梏曰皁皁音在早反

此鮑焦所以憤

於世也

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之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

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

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也

故里

名勝母曾子不入

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

邑號朝歌墨

子回車

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

歌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

貴

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脅迫也寥音聊

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

師古曰回

邪也汙不潔也音一故反或曰汙曲也音一胡反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

死堀穴巖藪之中耳

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

安有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

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

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為

不可

師古曰建
謂立議

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

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

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

師古曰先
生枚乘夫

子嚴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深辭謝之

齎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

師古曰素
與相知也

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

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

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

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

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

臣竊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始

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讀曰悅茅焦亦塵

脫死如毛毳耳師古曰塵少也言纔免於死也塵音巨刃反故事所以難者

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也之往也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

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

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

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衆不

可蓋

師古曰蓋獲蔽也

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

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

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

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

師古曰間謂空隙無事之時

臣非

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

師古曰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令音力成反

愚

竊不自料願有謁也

師古曰料量也謁告也

長君跪曰幸甚陽

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

師古曰言獨一無耳無所比類也

而

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盜事即窮竟梁王恐誅

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

師古曰怫鬱蘊積也怫音佛

切齒

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索卵

師古曰索卵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

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柰何

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具

反瞿然無守之貌

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

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

之弟幸於兩宮

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

金城之固也

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

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

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

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

師古曰言

日日欲殺也

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

服虔曰音界子之界也師古曰地名

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

夫仁人之於兄弟無減怒無宿怨厚親

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

師古

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

獄有所歸

師古曰歸

罪於鄧扈樂也

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

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

樂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

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

亂之

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

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

魯哀

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

師古曰哀姜莊

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

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

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

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

不得立嗣

○劉奉世曰齊孝王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首善即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嘗有為此

議者

耳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

北王曰

師古曰攬音俱畧反

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

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

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

張晏曰四

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晉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

以扞寇

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

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

如淳曰非有奇

材異計欲以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全故墜言於吳也○宋祁曰徐錯改云作亡予謂云義安不須改

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

蘇林曰墜猶失也

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

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

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

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

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

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

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宋

祁曰亡也邵

本無也字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

師古曰鄉讀曰嚮見

謂顯也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

張晏曰歷過畢盡收濟北之地

招燕趙而

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

師古曰從音子客反

今吳楚

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

師古曰練選也毆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

人若今言

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

白丁矣

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

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糸反○宋祁曰跬步獨進一作行義直

可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

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

師古曰區區小貌也

是以羔犢之弱

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宋祁曰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綦足撫衿

一當作壹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也

使有自悔不前之心

張晏曰悔不與吳西也

非社稷

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

師古曰料量也

能歷

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師古曰西山謂

峭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云掉臂耳

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

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

師古曰淪入也

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

意詳惟之

師古曰惟思也

孝王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使人馳以聞濟

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也

○宋祁曰姚本及越本並無也字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

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

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

師古曰聚

聚邑也音才喻反

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

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

不絕三光之明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

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

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師古曰駭

亦驚也鼓擊鼓也

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

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

切甚急也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

必若

所欲為危於系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

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

師古曰敝

盡也究竟也

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系卵之

危走上天之難

師古曰走趨向之也音奏

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

也○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為王三字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

跡者卻背而走

師古曰背音步內反

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

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欲湯之滄

鄭氏曰音悽愴之愴寒也○宋祁曰注文音字上當有滄字注須複文為訓故必待滄字

乃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

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

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

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

不曉射也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服虔曰基胎皆始也

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

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

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

斷幹

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綆索久鏤斷井幹也

晉灼曰統古

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井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

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為

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綆

皆音綆契皆刻也音口計反水非石之鑽索非木

之鋸漸靡使之然也

師古曰靡盡也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

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桑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

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數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

石稱丈量

徑而寡失

師古曰徑直也

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

手可擢而拔

師古曰如藥言若藥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

據其未

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師古曰礱亦磨

也底柔石也厲皂石也皆可以磨者礱音聲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

積德系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

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

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

兵西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

枚乘復說吳王

○劉歆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

又卽笮武帝始通此已云
南距羗笮之塞益知其非

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

備榆中之關

師古曰卽今所謂榆關也

南距羗笮之塞

師古曰笮西南夷也音力

各反○宋祁曰笮當從艸下同

東當六國之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六國乘信陵

之籍

孟康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

明蘇秦之約厲荆

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

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

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

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

而南

朝羗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

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

禍也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

李奇曰訾量也

師古曰音子私反

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

無事矣

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

天子聞吳率失職諸

侯願責先帝之遺約

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

今漢親誅其三

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

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

於中國

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

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

張晏

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侯不以封者二十四

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

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

河不如海陵之倉

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

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太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嚮

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

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

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

昭曰長洲在吳東○宋祁曰注文吳苑字下當有也字

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

之池

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

宋祁曰注文上字下當有也字

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

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

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晏之處踰天子也○宋祁曰景祐本無

以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

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

半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

黃頭循江而下

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鄧

通以擢船為黃頭郎蘇說是也

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

師古曰饒

古餉字

梁王飭車騎習戰射

師古曰飭與勅同飭整也

積粟固守以備

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夫

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

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

齊王殺身以滅

其跡

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藥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

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救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

四國不得出

兵其郡

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淄川王也發兵應吳楚皆見誅

趙囚邯鄲

應劭曰漢將酈

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未

飢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此
因之詳疑乘書非真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此

不可掩亦已明矣

師古曰言事已彰著

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

於十里之內矣

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

張韓將北地

如淳曰張張羽韓韓

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子

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

弓高宿左右

服虔曰韓頽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

侯竟將輕騎絕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

兵不得下壁軍

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

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

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徵乘

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道死

師古曰在道病

死也

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廼得其孽子臯

師古曰孽庶也

臯

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

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

王

師古曰恭王名買孝王之子也

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

師古

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

見讒惡遇罪

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

家室没入

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

喜

○宋祁曰得之大喜越本無之字

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

平樂館善之拜為即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詠笑類俳倡

李奇曰詠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詠音恢俳音排嘲竹交反○宋祁曰注文嘲南本作譌後人不識

改從

為賦頌好嫚戲

師古曰嫚褻汗也音慢

以故得媒黷貴幸

師古

曰媒狎也黷垢濁也音瀆

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

尊官

師古曰尊高也

武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羣臣喜故臯

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禋祝

師古曰禮記月令祀於高

禋高禋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禋祠而令臯作祭祝之文也○宋祁曰皇子禋祝浙本皇字下

有太字

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

奏賦以戒終

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

臯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

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

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蹙鞠刻鏤

師古曰蹙足蹙之也鞠以韋為之中

實以物蹙蹋為戲樂也蹙音千六反鞠音巨六反

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

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

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

如淳

曰嫫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嫫醜也詆音丁禮反

又自詆嫫其文骯骯曲

隨其事皆得其意

師古曰骯古委字也骯音被骯骯猶言屈曲也

頗詼笑不甚

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

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

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

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

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

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

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

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

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

師古曰光鮮光

守廷尉史

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

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

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近世趙王不終諸呂

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禍亂之作將

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
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
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
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
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
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
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然天不授命淫

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

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

師古曰謂霍光

披肝膽決

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
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
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
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
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
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

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

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

師古曰鬱積也

譽

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

師古曰熏氣蒸也音勲

此

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

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

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鑿者不

可復屬

師古曰鑿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

崇寬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

師古曰毆與驅同

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

○宋祁曰所以傷也江浙本並無以字予謂存以則語緩而迂不如去之則句易了

太平之

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

師古曰視讀曰示

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

內之

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卻音丘畧反

蓋奏當之

成

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

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

師古曰咎繇作

士善聽獄訟故以為喻也

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

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喻為一切

如淳曰喻苟且也一切權時也

不顧

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

為吏期不對

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

此皆疾吏

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

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

鵲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

師古曰鵲也音弋全反

誅謗之罪不誅

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

惡國君含詬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

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詬音垢

唯陛下除誹謗以

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

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

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

上善其

言遷廣陽私府長

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

內史

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

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

師古曰求

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

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

罷歸故官

師古曰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

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

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

之間

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十一年

上封

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

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

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為溫舒子及孫皆

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

師古曰臧孫達

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郕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也

賈山自下廁上

孟康曰廁謂剋切之音靡厲也師古曰剋也蘇林曰廁音工來反

鄒

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

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

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前漢書卷五十一

前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賈山傳嘗給事潁陰侯為騎○胡三省曰潁陰侯灌嬰也騎者在侯家為騎士

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

臣召南

按棘蒲侯柴武

太子竒謀反見淮南王傳此文應云柴武子疑唐字訛

鄒陽傳城陽顧于盧博注濟北王治處○

臣召南

按地

理志盧縣濟北王都博縣則濟北屬縣耳注當云盧

博濟北地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注文潁曰子冉子罕也○

臣召

南

按子冉史記作子罕故文潁以為一人顧炎武曰

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另是
一人文潁注非也又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史記
作齊用越人蒙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注蒙者庶子名也○顧炎
武曰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非

免師古以成哀間解光當之非是

前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七十五

史部

前漢書卷五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田灌韓列傳第二十二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縣

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孝文時為吳相

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

王朝因燕昆弟飲

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

是時上未立太

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

師古曰從音千庸反○宋祁曰浙本

傳字下有於字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

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

亦薄其官

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宋祁曰南本注也字下有何儒亮以為嬰素忠謹氣高不

以官業為重余按師古注例無何儒亮此其誤寫歟

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

朝請

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

無如嬰賢

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總謂帝外家也以吳楚之難故欲用内外之親為將也

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

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廼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

嬰言爰益藥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

廡下

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

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

師古曰財

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

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

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

列侯莫敢與亢禮

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宋祁曰注特字當作時字

○四年立

栗太子

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

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

弗能得

○宋祁曰爭下當有之字

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

師古曰屏隱也○宋

祁曰邵本無藍字居下着點越本作屏居田南山下若只云田南山下即當作田字今藍田為是

數月

諸賓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廼說嬰曰能富貴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

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

朝

師古曰擁抱也間處猶言私處也

祇加懟自明揚主之過

師古曰祇適也懟怨

怒也祇音支其字從衣懟音直類反

有如兩宮奭將軍

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奭怒貌也

音赫則妻子無類矣

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

嬰然之廼起朝請如

故桃侯免相

服虔曰劉舍也

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

以臣有愛相魏其者

師古曰愛猶惜也

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

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

喜音許吏反易音弋豉反

○宋祁曰浙本注瞻作檐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

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

蘇林曰蚡音黠鼠黠扶粉反

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

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

跪起如子姓

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

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

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

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孟中所以為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

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

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

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

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如淳曰多

薦名士名士得進為帝畫計策也師古曰填音竹丹反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

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

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

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

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

有讓賢

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

師古曰風讀曰諷

於是廼以嬰為丞相

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

師古曰喜

好也音許吏反

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

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

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

不能今以

毀去矣

○宋祁曰江南本能作然

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

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之為也

迎魯

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

服虔曰除關禁也索隱謂除關門之稅

以禮為服制

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

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

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

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

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

師古曰滋益也

說讀

日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

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廼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

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

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

言事多效

師古曰效謂見聽用

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

日益橫

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

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

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

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

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

蚡為人貌侵生貴甚

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

又以為

諸侯王多長

張晏曰多長年

上初即位富於春秋

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

久故云富蚡以肺附為相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

也喻其輕薄

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

師古曰痛猶甚也言

附著大材也

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

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

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廼曰君除吏盡

未吾亦欲除吏

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

嘗請考工地益宅上

怒曰遂取武庫是後廼退

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

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

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

師古

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

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師古曰撓曲也

音女教反由此滋驕

師古曰滋益也

治宅甲諸第

師古曰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

次言甲則為上矣

田園極膏腴

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

市買郡縣器物相

屬於道

師古曰屬逮及也音之欲反

前堂羅鐘鼓立曲旃

如淳曰旃旗之名也

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

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

曰奏進也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

驚

師古曰驚與傲同

唯灌夫獨否

○宋祁曰南本否作不顧余謂不若作否

故嬰墨

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

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宋祁曰南本浙本常並作嘗

至二千石故

蒙灌氏姓為灌孟

師古曰蒙冒也

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

軍屬太尉

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輔寫誤為嬰耳

請孟為校尉夫以

千人與父俱

孟康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也

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

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

○宋祁曰漢法浙本作軍

法從軍是此自說漢何煩以漢別之

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

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

張晏曰自奮厲也

於

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

師古曰所善素

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

軍至戲下

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

所殺傷數十人不得

前復還走漢壁

師古曰走趣嚮也音奏

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

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

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

創少瘳

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

又復請將軍曰吾

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

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

將軍壯而義之恐

亡夫廼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

下潁陰侯言夫夫為郎中將

○劉敞曰當云中郎將否則郎中三將也數歲

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帝

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

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

故徙

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

輕重不得

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

夫醉搏甫

師古曰搏

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

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

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

不

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

賤尤益禮敬與鈞

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

稠人廣眾薦寵下輩

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衆之中故寵薦也

士亦以此多之

師古曰多猶重

之

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

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音許

更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

十百人

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

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師古

曰波讀曰陂

橫潁川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

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

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

夫家居卿相待

中賓客益衰

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

及實

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

蘇林曰二人相

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者
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
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的人生平慕
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
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
引前却為根格○宋祁曰根格二字疑皆從手 夫亦

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

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

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于偽反

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

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

師古曰謂喪服也

過丞相蚡蚡從容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

軍廼肯幸臨况魏其侯

師古曰况賜也

夫安敢以服為解

師古曰解

謂辭之也若
今言分疏矣

請語魏其具

師古曰具
辦具酒食

將軍旦日蚤臨

師古

曰旦日明旦

蚤古早字 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

師古

曰益多也

夜灑掃張具

師古曰洒音灑
又音所寄反

至旦平明令門下候

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

師古

曰懌
悅也

曰夫以服請不宜

師古曰不
當忘也

廼駕自往迎蚡蚡特

前戲許夫

師古曰
特但也

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

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

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廼駕往往又徐行夫

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

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

反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

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

嬰迺扶夫去

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

嬰大望曰

師古曰望怨也○宋祁曰浙本而去字下更有去字

老僕雖棄將軍雖

貴寧可以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

迺謾好謝蚡

師古曰謾猶詭也詐為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

曰魏其老且

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

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

夫何與也

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

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

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

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

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

夏蚡取燕

王女為夫人

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

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

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

師古曰言因酒

有失得罪

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

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

半膝席

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夫行酒至

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

之

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刼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

請盡此觴嘻强笑也音許其反○劉敞曰夫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然當畢之時蚡不肯

師古曰不為盡也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

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廼罵賢曰平生毀程

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廼效女曹兒咕囁耳語

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咕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

衛尉

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

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

將軍地乎

蘇林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邪師古曰

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

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

晉灼

曰斬頭見刺猶不止也

坐乃起更衣

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

其寒煖或變也

稍稍去嬰去戲夫

晉灼曰戲古麾字也師古曰招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

為麾

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

師古

曰騎謂常從之騎也

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

師古曰使其拜

也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

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令收

縛夫也

置傳舍

師古曰傳舍解在廊食其傳

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

詔

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召宗室謂請召之為客也

劾灌夫罵坐不敬

師古曰於大坐

中罵詈為不敬

繫居室

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

遂其前事

師古曰遂

竟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

使賓客請莫能解

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資地耳

非財物也為讀如本字

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

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

丞相與太后家迂

師古曰相逆迂也迂音悟

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

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

師古曰言不過失爵耳

且終不令灌仲孺

獨死嬰獨生廼匿其家竊出上書

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止

諫也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

曰東朝廷辯之

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

嬰東

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廼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

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

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

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

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

心謗卬視天俛畫地

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

卬讀曰卬辟睨兩宮間

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反本作

吾計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張晏曰幸有反者當

為將立大功也臣瓚

曰天下有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師古曰瓚說為是

臣乃不如魏其等所

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

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

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彊盛也荷音何

○宋祁曰荷字當從浙本何可反

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

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

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轅宗

室侵犯骨肉

師古曰較轅謂蹈踐之也較音凌轅音郎擊反

此所謂支大於幹

脛大於股不折必披

師古曰披音丕靡反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

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

○宋祁曰後字當從浙本作復若作後即在一時何容更有前後也

餘皆莫敢對上怒內

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

下駒

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蹠小之貌張晏曰倪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

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
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

吾并斬若屬矣

師古曰若汝也

即罷

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

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

晉灼曰藉蹈也

令我百歲後

皆魚肉之乎

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噉也

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師古曰言

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
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

此特帝在即錄錄

師古曰錄錄言

循衆也

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師古曰設猶脫也

上謝曰

俱外家故廷辨之

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

不然此一

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蚡已

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

師古曰韓安國也載謂共乘車

怒

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服虔曰秃翁言無官位版綬也首

鼠一前一却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安國良久謂

蚡曰君何不自喜

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

夫魏其毀

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

曰臣以肺附幸得

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

師古曰多

猶重也

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齧舌自殺

師古曰杜塞也齧也音仕客

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

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

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曰簿音步戶反

所言灌夫頗不讎

晉灼曰讎當也劾繫

都司空

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

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

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

師古曰論說其事而上於天子

及繫灌夫罪至

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廼使昆弟子上書

言之幸得召見

師古曰幸冀也

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如淳曰大

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

詔書獨臧嬰

家嬰家丞封

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

廼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

棄市

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廼

聞有劾即陽病排不食欲死

師古曰痲風病也音肥

或聞上無意

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廼有飛語為惡言聞上

張晏

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

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

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諄服

謝罪

晉灼曰服音昀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為呼昀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諄古

呼字若謂啼為諄服則諄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

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

與灌夫共守筓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

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

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竄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

王立尚誰立哉

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

淮南王大喜厚遺金

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

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師古曰言其賴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

鄒田生所

師古曰田生鄒縣人

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

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

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

師古曰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廼怒梁使者

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

如淳曰大

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

曾不省也

師古曰省視也

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

皆合從而西嚮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唯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

后帝在中

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宋祁曰一本無難字

而諸侯

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

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

苛禮責望梁王

師古曰
苛細也

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

故出稱趕入言警

師古曰趕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趕入

言警者互
舉之耳

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嫪鄢小縣

服虔曰嫪夸
好也晉灼曰

嫪音折嫪之嫪鄢展曰嫪好也自以車服之好曜邊鄢
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晉音是也鄢小縣言在外鄢之小

縣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

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

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

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廼解而免冠謝太后曰

○宋祁曰而免

冠南本無而字

兄弟不能相教廼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

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師古曰蒙

梁國之縣也○劉奉世曰蒙字當屬下句

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

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師古曰溺讀曰尿

居無幾梁內史缺

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

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

師古曰而汝也

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

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

治音丈吏反一日不足繩治治讀如本字

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

人公孫詭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廼詔

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

地事恐漢大臣不聽廼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

吳相爰盎

○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怨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

不同當

是此誤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廼使使捕詭勝必得

師古

日必令得之

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

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廼入見王而泣曰主辱

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

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

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

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

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

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

師古曰三尺謂劍也

故太上終不得制

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

師古曰適讀曰嫡

以一言過廢王

臨江

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

用宮垣事卒

自殺中尉府

張晏曰以侵壞垣徵自殺也

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

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

師古曰言其恩

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

師古曰誅誘也

音戌○宋祁曰江浙本誅作怵音椿戌反

犯上禁撓明法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天子

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

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

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

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安國力也景帝

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即位師古曰共安國坐法

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

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

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

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

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

音胡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

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

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鳥獸心

師古

日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

足為彊自上古弗屬

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

漢數千里爭利則人

馬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

虜以全制其敝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

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

邑豪聶壹

張晏曰豪猶帥也

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

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

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

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

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

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

○宋祁曰浙本恢字上有王字

陛下

雖未言臣固願效之

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

臣聞全代之時

服虔曰代

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

北有彊胡之

敵○宋祁曰王本改北為背予謂作北義直不須為背

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

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

師古曰樹殖也

匈奴不輕侵也今

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

如淳曰任事也

又遣子弟乘

邊守塞

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宋祁曰又字當從浙本作人人遣者見天下同任義轉

粟輓輸以為之備

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

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

它以不恐之故耳

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

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

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

投輦高如城者數所

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輦若營壘也

平城之

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

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

不以已

私怒傷天下之功

○宋祁曰浙本功作公

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

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攤天下之

精兵聚之廣武常谿

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

然終無尺寸之功

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

師古曰久留也

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

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

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

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

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

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

所以

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

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櫓車相望

師古曰櫓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櫓送致其

喪載櫓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櫓音衛

此仁人之所隱也

張晏曰隱痛也

臣故曰

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

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

事也

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

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

朔服色

師古曰與讀曰預

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

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

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

且匈奴

輕疾悍亟之兵也

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

至如猋風去如收

電

師古曰疾風也音必遙反

畜牧為業弧弓射獵

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

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

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

師古曰輕重不等也

臣故曰勿擊便

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

雍

師古曰繆讀與穆同

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

千里并國十四

師古曰辟讀曰闢其下亦同

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

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

師古曰竟讀曰境

累石為城

樹榆為塞

如淳曰塞上種榆也

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

敢牧馬

師古曰發古燧字

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

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

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

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

若

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

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

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劉敞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

其勞

師古曰舍止息也

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

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

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方目反墮音火規反

常坐而役敵國此聖

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哀不能起毛羽

師古曰衝風疾風之

衝突者也

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

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

故以取喻也

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

入長毆難以為功

師古曰毆與驅同

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

疾則糧乏徐則後利

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

不至

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

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

弋季反

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

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

者不可以風過

師古曰言易零落

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

師古曰言

美惡皆見

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

師古曰方道也

今臣言擊之者固

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集

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

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

禽百全必取上曰善廼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間

師古曰間音居

覓反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

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廼詐斬死罪囚

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

師古曰視讀曰示

曰馬邑

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

師古曰在鴈門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

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

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

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

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

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

資總曰輜重重音直用反

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

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

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

也○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

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

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

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

避敵也撓顧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

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又音住○宋祁曰浙本無當斬二字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

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
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
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
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

師古

曰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

今不誅恢無以謝天

下於是恢聞廼自殺安國為人大畧知足以當世取

舍

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

而出於忠厚貪耆財利

師古曰耆

讀曰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

它皆天下名士

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

士亦以此稱

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

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

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宋祁曰注文國政字下有之人二字

安國為御史大夫五

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蹶

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蹶

蹶也○宋祁曰古本引字上有奉字他本只云引予謂作奉引為是

上欲用安國為丞相

使使視蹶甚廼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

師古

曰以數月瘳復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

擊匈奴破龍城

○宋祁曰龍當作寵見衛青傳

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

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

即上言方佃作時

師古曰安國上奏也
佃治田也音與田同

請且罷屯罷屯

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廼有七百餘人出與

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畧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

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

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

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

師古曰冀得罷歸以
為幸也他皆類此

廼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歿

血死壺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

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

師古曰倚謂扶任之也於綺反

○宋祁曰倚欲

浙本作欲倚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

師古曰謂馳入

吳軍欲報父讐也

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

變夫亡術而不遜

師古曰遜順也

蚡負貴而驕溢

師古曰負恃也

凶德

參會待時而發

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

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

斯敗哉

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

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

李奇曰

摯極也陵夷以憂死

師古曰陵夷即陵遲也言漸陵替也

遇合有命悲夫

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

虐師古曰言自己為之非由命也

前漢書卷五十二

前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竇嬰傳字王孫○

臣召南

按史記無嬰字觀景帝語嬰

王孫寧可以讓耶是嬰字王孫矣

有如兩宮奭將軍○按史記作螫將軍張晏曰螫怒也
毒蟲怒必螫人

田蚡傳蚡為諸曹郎○

臣召南

按史記無曹字据徐廣

注亦不作郎官解又漢初言郎不以曹稱疑此文曹
字訛

跪起如子姓。○凌穉隆曰：史記作如子姪，此作如子姓，於義雖通，究是訛字。

王皇后賢之。○

臣召南

按史記作王太后賢之，在景帝

時祇合稱皇后耳。此漢書改訂史記之失。

蚡以肺附為相。○肺附，史記作肺腑，下同。

上怒曰：遂取武庫。○

臣召南

按史記云：君何不遂取武

庫，此怒語也。漢書省君何不三字，意遂不明。

灌夫傳：將軍貴人也，畢之。○畢之，史記作屬之。

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注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

西宮○

臣召南

按孟康注非也漢以長樂宮為東宮

太后居之天子居未央宮在長樂西据李廣傳廣入
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是廣衛西宮
而不識衛東宮也

嬰東朝○

臣召南

按史記作魏其之東朝之往也之字

似不可省又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此省事字又
與長孺共一老秃翁此省老字又嬰廼使昆弟子上

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此省復字皆不如本文

韓安國傳由此顯結於漢○

臣召南

按此作一句讀史

記云名由此顯

句

結於漢

句

意義亦遂不同又安國

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此傳刪可溺矣三字不

如本文遠甚唯與王恢論馬邑之計反覆折辨較史

記為最詳

王恢李息別從代○史記作王恢李息李廣此缺李廣

至它皆天下名士○

臣召南

按史記作郅他則郅姓他

名與壺遂臧固為三人此傳作至它則非人姓名矣

前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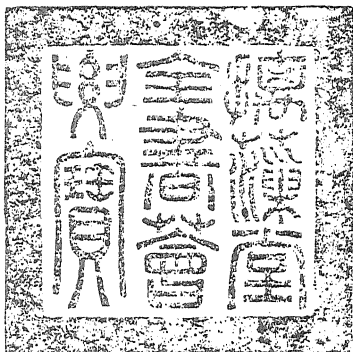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十一第十二頁前二行為呂台奉邑刊
本台訛后據外戚恩澤侯表改

第三十五頁前二行令臯作祭祀之文也刊本祝
訛祀據毛本改

卷五十二第二十四頁後七行逗謂留止也刊本
逗訛豆今改

第二十六頁後二行倚謂杖任之也刊本倚訛倚
今改

[illegible]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 臣孔廣材